

《语文新课程教学论》学习心得体会

赵燕

《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一书建构在多种学科理论交叉的坚实基础之上，从现代教育理论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全书选题设计新颖，理论视野广阔，理论启示深刻，传达了多种理论智慧。全书一共十篇，其中第九篇《语文时尚阅读与兴趣阅读教学考察》中谈到了当前高中生的阅读情况：“阅读中轻视思想，崇尚感觉，轻视严肃，崇尚调侃”，写作时也“鲜有人能写出阳刚大气，严谨纯正、雄健有力的文章”。

究其原因，其中一条是“来自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外在压力和自身的学习负担，使得今天的中学生们情绪越来越紧张，心理越来越沉重。于是许多中学生在极为宝贵而有限的课余时间，大都倾向于阅读一些情节简单、内容浅易、情感轻松的作品，希望通过轻松的阅读来帮助自己摆脱繁重的课业负担，缓解严峻的升学压力，调节紧张的精神生活，而童话、小说、漫画等类型的书籍恰恰满足了学生的这种需要。”

但是人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曹教授认为学生并不否认经典作品对自己的良性影响。歌德曾经以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当时德国的青少年，甚至有人像维特那样穿戴；而一本《麦田守望者》也打动了那个年代无数美国的青年男女。在中国，曾经有位刚跨入重点中学的高一新生这样描述他对名著的感觉：“名著都是一座座冰山——藏入水下的是八分之七，露出来的是八分之一，名著因此显得深不可测，遥不可及，让人敬而生畏。”这段文字固然有学生对名著的敬畏，但是说明中国的高中生对名著还是有着正确的认识，名著对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只是难易程度的问题，学生与名著产生距离。

这里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名著引导学生阅读，从而使学生增强阅读兴趣，把握名著精髓的问题。

曹教授认为郭沫若的《女神》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诗中洋溢着喷涌的激情。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但是在学生眼睛里，他的诗歌是时代的口号，诗味不浓。把这首诗歌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相比较，后者朗朗上口，意境优美，学生更加喜欢，而且熟读成诵。因此，学生的个人阅读兴趣，教师必须作为重点对象加以研究。

写到这里，我也赞同曹教授的观点，认为学生经典阅读的核心不是愿不愿意阅读，而是阅读什么经典作品的问题。毕竟好学向上是学生主流的成长心理。感兴趣的阅读材料即便是经典也是愿意接受的。记得笔者 15 岁的时候，一下子获得了玛格丽特·米歇尔的小说《飘》上下两册。这也是一部经典著作，笔者从下午四点开始看，一下子就看入迷了，一直看到晚上九点，才把这两册书全部看完，而且这几个小时就在一把椅子上坐着，几个小时没有改换姿势。曹教授认为“兴趣阅读内容的通俗性使中学生的阅读活动变得轻松而充满乐趣，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虽然家长和老师一再约束、阻拦，学生们总是想方设法偷偷进行阅读。课堂上、自习中，他们把书藏在课本下偷偷地看；上学放学路上，他们在车上看，或边走边看；在家中，他们把书压在书包底下，藏在枕头底下躲着父母看，甚至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有人这样回忆：“我曾经在课堂上抄的席慕容诗集，到如今都舍不得丢弃，每次搬家都会视如珍宝一般，擦了又擦，然后又将它装入书柜，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青春。”

曹教授认为阅读活动是一种寻求理想和自我理解的活动。在哲学解释学来看，对生活的理解追求的并不是客观知识，而是关于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读者对本文的理解，就是通过本文追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建构自我的世界。所以，寻求理解不过是一种手段，是阅读的起步，自我理解才是阅读的完成，才是阅读活动的终极目的。正如加拿大学者阿尔斯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所说：“我们似乎在一本接一本的书中发现了自身生命的种种痕迹。”因此，中学生的兴趣阅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达到自我理解，实现自我建构。

现代教学认识论告诉我们：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处理信息的主体。他们以学习者的身份参加教学活动，其主要形式是“不像一面镜子似的接受客体的反映，也不像录音机似的听取和储存教师的语言信息。他对自己认识的客体具有能动性，是在主动地同客体交往的过程中，取得正确认识，促进自身的成长。”比如某高二学生对“竹喧归浣女”的新颖探索如下：

“竹喧归浣女”书下注解为“竹林间人声喧闹，洗衣妇女归来。”也有资料解释为“姑娘们洗罢衣服，笑语喧哗从竹林回家去。”在目前看来。这是一种很普便的解释。但当我读到这里时感到这种解释虽然字通句顺，但翻译过来的意境与整首诗的静谧不符。

这首诗写于王维创作的后期。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王维此时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时期的诗歌，表达的是闲情逸致、宣扬的是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意境非常清幽。由于生性好静，他把独往独来的归隐生活写得很静谧优雅。甚至在《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从诗中看，他根本无心于世事，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松风山月，转移到流水渔舟。常人远离人世所惯有的孤独感他没有，他在诗中反而纵情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流连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流露出自得和闲适，让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摆脱尘世之累的宁静心境。

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然环境的清幽，朴素淡雅中蕴含着绚烂之后的返璞归真。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即是此种诗歌的佳作。诗中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此诗描写的是秋日傍晚雨后的寂静山村风光。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作者写山中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这样的地方自然人迹罕至，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空的。正如《鹿柴》中写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样的山如世外桃源，又逢初秋的傍晚，山雨初霁，空气清新，被秋雨洗刷过的景色焕然一新，令人流连忘返，山中的幽静自不待言，又使作者在天地间看到尘世间少有的景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一幅恬静清新的图景，大意是说天色已经黯淡了，却有明月泻下皎洁的月光，秋天花儿大都凋谢了，却有青松昂然挺立。静静的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

如果此时“竹林间人声喧闹，洗衣妇女归来”，那多破坏在此之前制造出的幽静的气氛。再说人声喧闹，何来空山之感？“洗衣妇女归来”中“妇女”二字让文章凭空多了烟火气、世俗气。在清幽的世界中，一群妇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呕哑嘲哳嘻嘻哈哈的与这个充满禅意的空山极不协调。再进一步想想，这群妇女会说些什么？恐怕绝非王维所想听的青灯古佛之类吧。所以我想王维的“竹喧归浣女”可否理解成：一个浣纱归来的少女穿过茂密的竹林回家，繁茂的竹叶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用手轻轻地拨开，结果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因为山中太寂静，这声音显得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样的翻译既保持了整首诗清幽的意境，又不违王

维此前为幽静所作的种种努力。

这就是一种学生主观去观察问题，思考文本的表现，是把自己当做学习的主人的表现。学生只有积极建构认知的图示，才能使获得的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那么语文教师在学生的这种学习现状面前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该用经典的诗歌引导他。诗歌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诗歌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文学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视。十六七岁是花季、雨季，也是读诗、背诗、写诗的年龄，符合心理学上的“学习的最佳期限”。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清华教授在《猜测上帝的诗学》一书中说：“诗歌与青春有关，与叛逆有关，每一个青年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就像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都要开花。”如果能用诗歌来引导学生的心灵，让他们要么将身心融入大自然，汲取来自大自然的智慧；要么关注时事，获得匹夫有责的激情。一方面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美育人，学生乐于接受，还可以陶冶情操，一举数得。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过“最近发展区”理论。维果斯基认为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注意到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现有发展水平，一种是即将达到的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称为“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重要的不是今天为止已经完结的发展过程，而是那些现在仍处于形成状态的，刚刚在发展的过程。因此弄清楚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将大大促进教学对发展的作用。如何挖掘学生自身的潜力，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抓住“最近发展区”的教育契机，达到预期的教育期待，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当然引导学生学习诗歌不能走入修辞的误区。学生刚刚接触诗歌时，很容易沉溺于一些美好的句子，漂亮的修辞。因为学生有着过量的青春的思绪，过剩的荷尔蒙会让一部分学生认为把一些漂亮的词句堆砌在一起就是诗歌，这些华丽的词语放在一起还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天然关联作用，生成一种蒙太奇效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学生的言语就会流于肤浅，甚至学生不是在用身体和心灵写作，而是运用词语，诗歌不是心灵的表达，转而成了一种词语游戏，再聚合与分离中走向肤浅，这就进入误区，教师应特别引起主意。

诗歌应该具有成长性，应该随着学生生命的成长而成长，应该帮助学生的成长而变化。张清华教授认为经典诗歌具有这种力量。因为艺术的美往往以诗人个

人的生命历程为代价。张清华教授认为一个诗人承受命运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给他多少；相反，他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里拿走多少。人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者接近于成为一个诗人。

教师应该将这样的经典诗歌传递给学生，它“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解答围绕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同时它也蕴含“知识与内容”“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知识结构，符合新知识观的核心理念。